

为什么破例？

——代序

很少读时下诗人的作品，读蔡丽双的诗文，并为之评论，实在是一个例外，恐怕还会是唯一的例外。

事出偶然。

我中学时的同学廖振源，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并在高校任教多年后，旅居菲律宾，经商之余，勤于写作，常在马尼拉《商报》发表文章，为菲华文苑所推重，近年有《求索集》、《求索续集》行世。他欣赏蔡丽双的诗文，并极力向我推荐，不顾海天远隔，将蔡丽双赠送他的诗文集转寄于我，一再建议我给予评论。友情难却，我于是写了《人生感悟的歌吟》、《她向世界真诚倾诉》这两篇文章。振源兄的《笔翰之花》一文对此有具体记述。（振源兄的大作及拙作均见本书《附录·一》）。当丽双读了我的两篇评论之后，常寄赠著作及有关的报刊，并打电话谈她创作的情况，还多次邀我系统评论她

的诗文，特别提出要指出缺点。我被她的真诚所打动，这可以说是我继续评论其诗文的偶然起因。

但偶然中有必然。

"文学是人学"，文学要描写人，表现人，表现人的发展，也就是表现并激发人的才能充分发挥，表现并鼓舞人的精神不断提升。文学作品要具有思想与技巧相统一的美学品格，有相对独立性的形式与技巧的美其作用是有限的，作品有多大的意义，与它的整体美学品格以多大的力量表现并激发人的发展，尤其是表现并鼓舞人的精神提升成正比。文学作品当然有它阶级的、民族的特性，但是，任何阶级的进步思想，任何民族的积极精神，都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不断成长的营养。文学作品深刻描绘人性的丰富性能深深打动人心，但深刻表现德性的崇高才更能鼓舞人心；文学作品应表现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无限状态，但只有从中展示人的发展才会更有意义；文学作品是有娱乐的功能，但最好能让人们在消遣中陶冶情操；文学作品描写何丑恶，只是为了鞭策人们走向真善美。只有真正表现人的发展，也就是表现并激发人的才能充分发挥，尤其是表现并鼓舞人的精神不断提升，文学作品才能超越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局限，而获得普遍的、长久的意义。人类的积极精神得到发扬，而且它的提升得到持续不断的鼓舞，会成为引领社会和谐，人和自然协调，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致力于此，是文学真正的使命、神圣的使命。

在陆续读过蔡丽双至今为止的所有创作以后，我深感她所表现的完全符合我的上述想法，这让我欣喜异常。她致力于表现人格的完美，她笔下的理想人格高扬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

积极精神，这有益于我们民族以及全人类的精神提升。尽管蔡丽双的哲学思考与艺术表现，还有欠缺，但我相信，她以理想主义者的可贵热情所发出的声音，是我们民族以及世界需要并愿意倾听的。这加深了我关于她的创作值得认真介绍、并加以称扬这一最初的想法（请参阅本书《附录·一》中的《笔翰之花》），于是，我答应了蔡丽双的系统评论其诗文的邀约，当我校勘《女神》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随即破例撰写《献给人类的歌——蔡丽双诗文论稿》。从去年9月至今年2月历时半年完成。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如若没有他们将凌乱潦草的初稿及时输入电脑，仅靠我每天三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绝不可能于2月18日完稿。因对当代文学尤其是香港文学所知甚少，故名之曰“论稿”，寄寓难免疏漏不当并祈望指正之意。

完稿后，我分别请蔡丽双本人和我的朋友陈青生过目。或者是出于对评论者意见的尊重，丽双只核订个别事实，并改正拙稿所引用的她的诗文及打印中的一些疏误。青生是著名的上海文学史专家，他对拙稿的行文所提的意见，其具体与细致，实在令我惊异并获益良多。青生认真的态度，使我又一次受到真诚友情的激荡，又一次重温给予我各种帮助的朋友们的可贵情谊。我患病十多年来，至今尚能坚持读点书、写点文章，是离不开真挚无私友情的温暖。

我出版了六、七种著作，从不写序言。本书是“破例”写出，也“破例”加写序言，说明写作的缘由和经过如上。时2005年3月16日。

揚帆文海乘風正
沃艷山原得穫多

二〇零五年春 蔡慶雙撰書



引言： 一支理想人格的赞歌

诗人蔡丽双自 1996 年发表她的处女作《我爱莲花》（香港文学报，1996 年 6 月第 3 期）至今已走过 9 年的创作历程。进入新世纪以来，仅 4 年的时间，就连续出版 9 种创作：

《星光下的情怀》（诗文集），香港文学报出版社，2001 年 3 月出版；

《一片冰心》（诗集），香港文学报出版社，2002 年 10 月出版；

《感恩树》（散文诗集），香港文学报出版社，2003 年 6 月出版；

《芙蓉轩诗词》（旧体诗词集），香港，成达出版社，2004 年 5 月出版；

《清韵》（诗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年 7 月出版；

《天上人间》（诗集）香港文学报出版社 2004 年 8 月出版；

《爱莲吟草》（楹联旧体诗词集），香港文学报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圆圆的梦》（儿童诗集），香港文学报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曙光》（诗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在短短的4年内，出版了9种文体不同的集子，且颇多佳作，实在是不同凡响。

同在这4年间，蔡丽双还相继出版多种选集，例如散文诗选集《春风》（香港散文诗学会主编，香港日月星创作公司，2004年1月出版）、《白云心语》（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此外，又主动推出多种中英对照的诗歌选集，如《蔡丽双短诗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心笛》（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在创作之外，蔡丽双还积极从事文学活动，列名于多种文学刊物的主编或社长，创办福建“柯顺杯”文学评奖，捐献汉白玉冰心雕像给冰心文学馆，等等。

如此迅速而又多种多样的出版自己的创作，如此积极而又方方面面的参与文学活动，蔡丽双引人注目了，一时间，对其创作好评如潮⁽¹⁾。这其中有两个很特别的现象，一个是对单篇作品的“赏析”较多，有的以专书出版，有的附在蔡丽双的创作中，前者如汪义生的《蔡丽双新诗赏析》（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后者如附有邹岳汉逐篇赏析的蔡丽双散文诗集《剑气书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另一个是引起国外汉学家的重视，蔡丽双的诗已被译成多种外国语，在国外的一些报刊上登载，有的汉学家且撰文给予评论⁽²⁾。

对一位创作经历将近 9 年，主要是后 4 年的诗人，评论界作出如此反应，我不敢说“绝后”，但肯定是“空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还未曾有过。

但舆论总无法一律，或者由于短时间内声名鹊起异于寻常，或者由于她出版创作时印上不少自己不同背景、不同着装的彩色照片悖于常规，于是就有人对蔡丽双及其创作“说三道四”⁽³⁾。

上述种种情况，都是蔡丽双创作及围绕其创作的一些表面的现象，一位伟人说得对，看问题要把现象当做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抓住它的实质。我们的确需要透过上述种种现象，抓住内中的本质，这本质就是蔡丽双的创作本身。评价作家，主要根据他的作品；评价批评家，主要依据他的评论，而评论如何，又用它与所评作品的切合程度来衡量。可见核心乃是作家的作品本身。我们要透过围绕蔡丽双创作的种种现象，种种议论，直接面对她的创作，看它到底是怎样的？在这方面谢韬的感受是有代表性的。他对蔡丽双的作品印有许多彩照起初也不理解，但他能透过这现象，去看作品、去评价作品。他在《致丽双诗友函》中叙述了这一认识过程：

收到你寄来的《感恩树》散文诗集，很感谢。

我翻了一下看看照片，是一个年青美丽的女人，打扮很入时，我很主观，年轻漂亮时髦的富家女人，是写不出什么好诗的，就放下了。

……

最近我打开书读了，一读就被吸引住了，就一口气，每一首诗都读。我震惊了，居然这个美丽的女诗人却写出这么晶

莹、透明、温柔、深邃的饱含哲理的诗，……在大陆内地，由于半个世纪来政治尘埃的污染，再看不到这种纯情充满爱心的自然流淌的诗作，我的确低估了。

……

我希望更多看到你的作品，更多了解诗人的本身的经历你为什么有那么多诗的敏锐的美感，写出这么美的诗，从照片上我一点也猜不出来的。(4)

的确，我们应该透过蔡丽双操作自己作品出版与宣传的种种现象，透过蔡丽双创作评论中的种种现象，不论上文提到的、或未提到的，而直接面对、研究蔡丽双的创作本身，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看它有什么缺陷和不足？它的特点、优点在哪里？它提供给读者怎样的审美享受，以及在审美享受中给予了怎样的思想启迪和人生引导？而这些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从蔡丽双的 9 本作品来看，包含着不同的文体，有散文、散文诗、新诗（包括儿童诗）、旧体诗词、（此外，还有几十幅楹联）；这些作品又涉及众多题材，历史的，现实政治的，自然的，日常生活的，伦理亲情的，以及人的内心世界的，显示了作者驾御不同文体与多种题材的艺术才能。在各类文体中，她擅长新诗与散文诗。在诸多题材中，虽对历史题材的处理颇有力不从心之处，但从自然景物，从日常生活捕捉诗意却有很高的才华，而且也善于将抽象的观念、将内心的情绪，以及将亲情关系化为具体的形象，努力追求情、景、理的统一，或者说真情、景象、哲理的融合无间。那些优秀的作品，既自然质朴又新颖优美，既寄意深远又真率明朗。无论在新诗中、

在旧体诗词中、在散文诗中，都体现着这一特点。当然，在情、景、理融合所构成的艺术形象中，它的独特性与新鲜感，常常来自其中显示出的哲理。蔡丽双的诗文是以哲理见长的。或者说这样更能准确概括蔡丽双笔下艺术形象的特征：真情、景象、哲理融合无间又凸显哲理。

诗歌重哲理，似乎很不符合历来的观念。古往今来，对诗歌（当然主要是指抒情诗）的要求，第一是重情，不仅是真情，还要是激情；第二是重形象，具体可感、新颖优美的形象。至于哲理，那是放在最后，弄不好则作为缺点看待。就是哲理诗，虽作为诗之一体，但地位总是不高。没有疑问，诗中不应有过多的议论，更不应该把哲理当成道德的训诫，但如果和真情，或景象适度乃至美妙的结合，那么这哲理不仅不是诗的赘疣，而且是诗魂的闪光。

人们都肯定蔡丽双的诗是传统的。不错，它自然、朴素、真挚、明朗，从不炫耀技巧，与现今先锋派的诗确有不同，就是凸显哲理的特点，与现代派诗歌中的重哲理也有根本的不同，我倒以为它与宋诗的好议论颇有类似之处，而这又从另一角度证明蔡丽双的诗是传统的。其实，在现代诗歌潮流中，既有先锋派的写法，也有传统的写法，并没有什么不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么！可是在推重蔡丽双的人们当中，似乎为它不够“现代”而有那么一点点惋惜。文学是发展的，新的东西层出不穷，各领风骚，但这并不等于说“新”的一定比“旧”的好，“传统的”一定比“现代的”落后。我国当代最有独创性的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就指出：

我觉得文学作品应该富有情致和诗意，使人感到美，能够

激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使我遗憾的是，最近一百年来，从世界范围来说，作家们的思想和技巧虽然日新月异，时显异彩，可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少有丰厚的情致和浓郁的诗意。那令人憧憬，惹人向往，永远使人类的灵魂无限渴望的美，则日见杳如了……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纪的作家，似乎理智远胜于感情，好象他们更多的是在用他们的头脑而不是用他们整个心灵在写作。因此他们的作品最打动我们的也往往是偏重思想上，而不能使我们全身心地激动。我们无论读卡夫卡、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乃至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都决不能引起像读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的作品那样的兴趣来。（5）

在对上世纪现代派的大师们顶礼膜拜已成时尚的我国当代文坛上，钱先生以他一贯的独立不倚的学术姿态所说的这段话，是令人警醒的。他深刻指出“思想和技巧虽然日新月异，时显异彩”，的二十世纪现代派的作品显然缺乏十九世纪古典作品所具有的“丰厚的情致和浓郁的诗意”，他告诉我们判断文学作品之高低的基本标准是：“富有情致和诗意，使人感到美，能够激起人的某种憧憬和向往。”这就超越了文学作品之“传统”与“现代”、“雅”与“俗”之争，而回归文学的本质。如此，人们尽可不必为蔡丽双作品不够“现代”而惋惜，我倒以为，如果蔡丽双能从宋诗好议论以及现代主义诗歌重哲理的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在自己的诗中更加讲究哲理的表达，那她的作品会更精采，更引起读者的“兴趣来”。

应该说，蔡丽双那些最优美的诗文，是富有真情、诗意的，是令人感到美，能激起人们的憧憬的。而这，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理想人格的赞美。蔡丽双以她时而悠扬，

时而高亢的音调，真挚的持续的向世人唱起动人的理想人格的赞歌。不错，在蔡丽双的作品中，固然有不少写实性的作品，记录了她个人的思想与生活，但多数作品中活跃的艺术形象都是那个理想人格。无论是太阳与星星，无论是云彩与月亮，更无论是冰河、高山、大鹏、雄鹰，乃至梅、竹、兰、松以及小草，都只是一种象征，是那理想人格的象征，是从各个不同侧面去表现那理想人格，去谱写那理想人格的动人的赞歌。这赞歌是蔡丽双真诚献给中华民族与全人类的。

在我读过的对蔡丽双诗文的评论中，大多不约而同的把诗中的艺术形象当成诗人自己的化身，这其实是不妥当的。作者与自己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抒情作品中尤其如此，但艺术形象终究不是作者本人，两者必须严格区分开来。蔡丽双诗文所集中表现的理想人格，的确灌注了她的人生理想，是她心血的产儿，有着她的面影，但终究不是现实中的蔡丽双，不是蔡丽双自己，只有把这两者区分开来，才能正确评价蔡丽双的创作。

蔡丽双笔下的理想人格集中了众多的优点，他爱母亲，爱家乡，爱祖国，爱人类，爱自然，他认为爱是无私的奉献，是生命的真谛。为此，他脚踏实地，不懈努力，克服种种外界障碍和内心困扰，既追求成功又淡泊名利，既力争辉煌又企望宁静，达到很高的人生境界。这人生境界流贯着我们民族传统的血脉。这个理想人格是挺直民族脊梁的现代人。表现这个理想人格 为他唱出美妙的赞歌 是蔡丽双创作最基本、最主要的特点，是她创作的意义之所在。—— 不仅有文学的，而且有现实的、文化的意义！本书将围绕这一基本点来展开评述。

天地有情
大愛無私

二零零三年六月蔡農雙



一、大爱无私

蔡丽双赋予她笔下的理想人格一个鲜明的特征，最容易让人们感受到的特征，就是博大的爱。这爱，由爱母亲、爱祖国、爱人类这三个层次及贯穿于其中的“爱的哲学”所构成。

1. 母恩似海永记心怀

这理想人格有着深挚的伦理亲情，他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师长朋友。在诗文里，尤以爱母亲的感情表达得最为充分，他对母亲的爱，时刻洋溢着。母亲健在时，他诚心祈福；母亲去世后，他始终萦怀。见到月亮，见到云彩，在清醒时，在睡梦里，他都会想到母亲，想到要对母亲感恩。在母亲节，在清明时分，更是有无穷的思念。没有爱母亲的强烈感情，是写不出这样具有独特体验的诗：

对深情的天伦母爱

我要——

把温柔揉进去

把激情揉进去

把渴思揉进去

把眷恋揉进去

我要——

把春的阴湿抽出来

把夏的暴热抽出来

把秋的悲凉抽出来

把冬的冷酷抽出来

——《星光下的情怀·天伦祝福》

把所有美好的感情都揉合到对母亲的爱里，把一切有害的因素都从对母亲的爱中清除干净。如此深挚有力的诗句，表现出对母亲的爱是何等强烈、纯洁。

难忘孩提时

妈妈带我海滨散步

亲手编织花环

佩戴我颈上

我身上至今

依然飘逸着

那串茉莉花的

芬芳

——《天上人间·茉莉花》

与上一首诗的深挚有力相比，这首诗写得秀美轻盈。只用一个细节来表露对母亲的思念。“我身上至今”飘逸着的“那串茉莉花的芬芳”，是一个象征，是对母亲所有记忆的象征，是对母亲永恒怀念的象征。如此深切的爱母亲的感情，还表现在一些其他的诗篇中，如《风筝》、《葡萄》、《清明雨》等。这理想人格知道“羊有跪乳之恩，鸟有反哺之义”，他对母亲要感恩、要回报。他说，“我是父母用心血浇灌的一棵挺直的白杨，我是一棵屹立在莽莽大地的感恩树。”（《感恩树》）他也确实以行动，尤其是以创作的成绩，来表示他的孝心，这孝心就是回馈父母兄弟之爱的责任。他形象的把这比成自己肩负的“背囊”：

我的背囊

亲人的心影

无论立身何处

都笃执背在肩上

——《清韵·背囊》

“笃执”这个词用得很好，他诚心诚意，始终如一，将装着亲人心愿的“背囊”“背在肩上”，鼓舞自己“立身”处世。这“背囊”是责任、是力量，推动自己在人生旅程上，健步向前，建功立业。

2. 故园之思 爱国之心

以爱母亲的深厚感情为突出表现的这理想人格的伦理亲情，和他对乡亲、对故园的爱，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喝“故乡的水”就感受到其中“浓浓的亲情”和“父母的眸光”（《一片冰心·亲情》）。他爱乡土之情，正如他爱母亲那样强烈，他对乡土的思念正如对母亲的思念那样挥之不去、日夜缠绵。在蔡丽双所有诗集里，都洋溢着这理想人格的无限乡情，诗集《清韵》的第二辑《眷恋》共 16 首，首首都是他的思乡曲。“漫游海外 心更贴近故土。”（《眷恋》）“故乡的炊烟”是“割不断的情丝”（《炊烟》），的确如此 家乡的民风民俗 家乡的自然风光，家乡的人文景观，家乡的父老与土地，总之，家乡的一切，都时刻萦回在他的心头。无论天涯海角，偶尔“听见一句地道的闽语”，心里“就绽放出滴翠的诗”（《闽南话》），无论身处何地，那盼望游子归返的姑嫂塔，永远站立在他眼前。乡思真是日日夜夜伴随着他：

故乡的笛音
荡过游子心湖
起伏的波澜
涌动在斜风细雨的
他乡

故乡的童谣
从胸口道出

随着清冷的月光
悠然地
倾泻成我床前的
绝唱

——《曙光·乡思》

身披斜风细雨，在生活的途程中跋涉，听见故乡悠长清亮的笛音，怎能不心潮难平！“床前明月光，低头思故乡”这传诵千古的名句，铸就了思乡的经典情景，它特别能牵动人们的乡思，在这思乡的经典情景之中，融入故乡童谣的低唱，则给旧情景增添了新意绪，在淡淡的忧愁中透露着慰藉。斜风细雨里的故乡笛音，床前明月光中的故乡童谣，牵起漂泊游子的无限乡思，凄婉而又优美，传达了这理想人格日夜缠绵的乡思。

如鸟，在树林营巢；梦，却频频飞回儿时的村庄。

在交错的阡陌，辨认童年的脚印，捕捉天真的笑声，追寻纯情的歌谣。

邻居大伯身旁的牛，肩上的犁，与田野有一种默契。

牛，吃苦耐劳；犁，只进不退。村边的石桥，是儿时的蕴趣。桥旁的古枫，夜来的渔火，燃尽白昼的落寞，却构筑起另一种风情。

庄稼拔节之声，只有童心才能听到。

——《感恩树·儿时的村庄》

这首散文诗特别能表明这理想人格和土地的关系。童年活跃在田间的小路，听到庄稼拔节之声，和土地有一种亲密的